



珍惜

魏振强

这一期文化周刊的主题是“安庆记忆”，既是对个人昔日生活的追忆，也是对一座城市过往的追忆，我们力图顺着记忆，还原一段以前的生活，还原这座城市曾经的影像。

还原，是回过头来缅怀、追念，也是低下头来追问、反思。这是一座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城市。生活其中的人，会目睹它的模样正在改变；如果你不巧阔别

几十年，或许会发现记忆中的城市已然面目模糊，甚至面目全非。改变，不一定意味着全然变好，抑或全然变坏，就像记忆中的那些事，不全是苦不全是乐，不皆是悲亦不尽是喜。但无论如何，改变正在发生——这座城如此，生活其中的人也是如此。

说到人，说到过去的自己，我们不妨假设：如果把今天的你还给几十年前的你，那时的你是否会喜欢今天的你？换句话说，今天的你是不是你当初期待的那个模样？如果不是，问题又出在哪里？这么问，当然有益于我们更好地生活、更好地成长。人活于世，没有谁希望自己长成一棵歪脖子树。但总会有人长

得更高更直、神情俊朗，也有的人越长越偏，最后长出似人非人的模样。

安庆有着荣耀的历史，曾以能文能武能商，赢得敬重和赞誉。它曾经的许多街巷、建筑都藏着历史的密码，有着显赫的过往，虽然它们的身影难觅，但好在我们有记忆，有缅怀，有追念。

缅怀和追念会让我们更懂得珍惜。我们在缅怀和追念中让自己放慢脚步，放飞思绪，抚摸从前，也在缅怀和追念中更加珍惜相遇的人，珍惜这座城。

孝肃路与锡麟街拐角处

汪军

在我的童年时代，孝肃路与锡麟街交叉处，是一个丁字路口，向南拐弯，在天主堂大门附近，再相互连接。在丁字路口这一段，孝肃路与锡麟街有重叠的部分。

我对这一段特别熟悉，是因为小学两个同学：安和淳，他们住在这里。安住在程公祠，淳住在天主堂，我住在锡麟街最北端百花亭，放学后我们三人常常结伴回家，在这里分手。

有时谁做值日迟了，剩下的两个人也会等待，一起回家。淳的妈妈在学校图书馆工作，他经常带一些少儿期刊，譬如《儿童时代》《少年文艺》《少年科学》，在班上他从不拿出来，怕老师没收，只在放学的路上与我们一起分享。清新的图文扑面而来，在灿烂阳光下，我们快乐地边走边看。

每次淳先到家，我们目送他走进天主堂大门，在巍峨的教堂下，消失在一片平房的过道中。然后，安向西拐入孝肃路程公祠。后来我才知道程公祠是祭祀淮军大将程学启。安的家中我去过好多次，当时对程公祠的印象是，房屋低矮，地面布满青苔。

与淳和安道别后，我沿着锡麟街一直往北走，经过丁字路口、43号大院。我对43号大院印象很深，大门拐好几道弯，里面是一个四合院。初中时喜欢踢足球，有一次争球凌空摔下，手臂骨折。

是一个姓陶的骨科医生帮我接骨，他就住在43号大院。有时放学迟了，陶医生已下班，父亲就带我到他家换石膏和纱布。43号大院至今保存完好，我有时在锡麟街买一套大饼油条，一个人走进四合院。后面有一栋三层的筒子楼，我上楼，在狭长的阳台上，一边吃大饼油条，一边凝望着下面的院落。

小学毕业那年，会考越来越近，下午放学也越来越晚，薄暮夕光中，梧桐树下人流滚滚。淳也没带过少儿期刊了，我们在路上，谈论最多的是如何解题，以及一次次摸底考试的得与失。

会考结束后，我们顿觉轻松，相约第二天到菱湖公园玩。那时我家住在百花亭的一个四合院，在东北城墙遗址的坡上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坡下就是徐锡麟起义的安徽巡警学堂旧址，锡麟街因他而得名。旁边还有一个大礼堂，我经常从它两侧穿过，瑟瑟秋风中，它散发出苍凉与庄严的气息。后来我第一个考证出这所房子就是圣公会圣三一教堂，圣保罗男校和培媛女校的学生都在这里做礼拜，省立安徽大学租用圣保罗校舍成立后，这里又是安徽大学的大礼堂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们就在大礼堂会合，下坡后，过马路，就到了菱湖公园大门口。淳还背着书包，把这一段会考时间没有看的少儿期刊都带过来了。我们像往常一样，在灿烂阳光下，快乐地边走边看。湖畔清风吹拂，波光粼粼，我们交换了礼物，我把年级作文比赛第一名奖励的两本书，给安和淳一人送了一本。安和淳送给我的礼物也是书，有一本是《数学花园漫游记》，估计是安送的，他数学成绩

特别好，后来当了高中数学老师。我们好像还划了船，但印象不是太深。

特别好，后来当了高中数学老师。我们好像还划了船，但印象不是太深。

从菱湖公园出来后，我们像往常一样道别，没有觉得这是三人行的最后时光。上初中后，我和安在一所中学，但不在一个班，淳在另外一所中学。这次分别后，和淳再也未见过面。初中时我喜欢踢球，班级之间经常打比赛，我踢前锋，安踢后卫，有时我们两个班打比赛，别的前锋突破，安常常避让，不敢争抢，而当我进攻时，他像吃了兴奋剂，凶悍异常，俩人都撞得人仰马翻。我因此对他有些恼怒，也渐渐有些疏远他了。

现在的孝肃路已拉直，也拓宽了许多，原先的丁字路口已不复存在。有一天夜晚，我梦见一条街道的尽头，丁字路口，白墙黑瓦的房屋像一个背景，行人在这个背景下安静地来来往往。梦境如此清晰，恍若往日生活场景再现。后来我醒了，这么熟悉的街景，就是想不起是哪里，同时心里有一丝淡淡的惆怅。猛然间，我想到安和淳，在灿烂阳光下，他们一直都在那里，记忆瞬息被照亮。泪水不争气地涌进眼眶，鼻子也塞了，在熹微的晨光中，身心俱觉澄澈。



汪军，安庆市人，童年、少年生活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皖江文化研究会会长。近著《记忆场：晚清民国安徽省安庆城市文脉》《街头与市井》《归羊》，广受好评。

安庆记忆